#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周文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世說新語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迹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黄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

尚作世說新書可証不知何人改為新語葢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皆軼事瑣語足為談助唐書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晁公武讀書志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畧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錄觧題作三卷與今本

合其每卷析為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葢即舊本至振孫載汪藻所云敘錄二卷首為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為王世貞所刊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為袁褧所刊葢即從陸本翻雕者雖板已刓敝然猶屬完書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為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

繩之以史法擬不於倫未為通論孝標所注特為典贍高似孫緯畧極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為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註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註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同為考証家所引據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世說新語原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譚今閲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録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畧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刋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嘆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歌堯風

陶荆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奥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班班載諸册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為多非强說也夫諸賢晤言率遇藻裁遂為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虚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

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

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

#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横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海内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還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

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顔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顔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

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斗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

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

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内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

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

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内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

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

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歆為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

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家其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趍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

食肉或觀棋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

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穀議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肜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彛位至

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

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故吏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爲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爲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士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疋布贖

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餉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

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躭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畧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

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啜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

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王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伯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

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琊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侶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悅之坐而飯馬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老婢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詢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

德業言行無玷閒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頽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微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内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岇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頴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

軍荆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畧齊國内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絶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

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閣下祀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眞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眞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鎭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眞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倣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明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

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

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别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荆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李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藩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荆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

蕭然遠同鬭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鬭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

王綏在都既憂慼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荅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

企生遥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

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别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兖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荆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輙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儈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

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

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 言語第二十一

邊文禮見袁奉高閼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閒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污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污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

闕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稺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隷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

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大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碁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裴松之以為世

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碁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玆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塗改辭或託狂悸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庾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荅客曰足下但因傴為恭而不能荅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

臣孝子容慙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

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

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駁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

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

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

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 許由巢父 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嘆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 古史

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得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

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疏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穎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

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勲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遺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

魏書帝於後園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爲館名亦非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畧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

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甞謂之曰卿頭小而鋭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横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尤三將叙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鋭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鋭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

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

寸管能測往復之氣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

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反師自征之芃謚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君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賛曰喜字李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輙規度指畫軍營

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嵋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

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世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顗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隨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隨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隨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益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

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登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

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

所書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

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

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

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耶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慙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

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袪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

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鄖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盡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

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黄門侍郎玠别傳曰玠頴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氷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别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運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别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荆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

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

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

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忼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

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任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别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

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郭緣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

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聽左右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

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狂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叅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

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顯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

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黑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也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征伐每斬將搴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齔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諡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 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

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或云下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荅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

臧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

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

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

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閒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庚法暢造庚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

物論自叙其美云悟
銃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别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畧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摇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懌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皋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穉恭上扇以好不

以新庚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

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瑯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褒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

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班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嘆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卭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入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温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温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

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勲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至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

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

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瑯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

讃悼羊秉叙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甍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閒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與

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胄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荅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瑯邪人祖父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

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

長度安次凡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艷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

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還滎陽太守

論青楚人物

滔集載其論畧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羨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遜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

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於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蕤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頻拉義興吳郡起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馬中興書曰羨年

二十八出為徐兖二州中典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災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與遇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遁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

吾聞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令復名曲阿

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升合當有旨不玄荅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猨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

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弘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郤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齋

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遥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

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太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

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

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玆壹公綿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獻條柯猗蔚枝榦扶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

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纂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没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昵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

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盍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臼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寧作豫章（中興書曰寧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

卿知見有餘何故為苻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寧異謀阿寧王恭小字也云是

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記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

攝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衆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脩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

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簒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馬玄甚說之引為咨議叅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簒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簒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

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厠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序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祕書郎靈

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内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宋書曰孔淳之字彦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徵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

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脩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累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

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薄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實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

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强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録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故下請孫皓

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

内非之容為作謡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絶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甍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沖曰皐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

續晉陽秋曰初文帝令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何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

東引為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耶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穽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録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寗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

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徵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容期拔

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

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忤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

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羡言行曰王公薨後庾氷代相網密刑峻羡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氷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羡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羡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諸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

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惟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遣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二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摴蒱博弈之具投之曰摴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録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

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内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叙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

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謩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温别傳曰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荆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温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那得速尚書皐陶謨一日萬幾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内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内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

摎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荅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皐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克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

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兖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叅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别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從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而卒

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

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猶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鄭玄家奴

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

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别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廼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

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

嘏以明知交會

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州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叙錄曰自

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絶禮棄學晏説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賛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賛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奥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

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注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

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庚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

狄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

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篤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

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

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

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王

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早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翣如生

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

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已並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深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

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囬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為道包籥者

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緼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

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强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遥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

當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遥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遥論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遥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劉惔

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

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胷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儁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遥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道逍遥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

竹林七賢逌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茍子茍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

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隷行書號曰流逸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熈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

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娶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

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荅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别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别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

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使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袪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脩智

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積漸歸支意甚不平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於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

兢故逌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

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

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攺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弟子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

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遥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

言洛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惔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鄰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誠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

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

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文士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速

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

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

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跡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跡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畫

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　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

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荅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

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過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海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燃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

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言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徵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納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

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叙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儁朗有

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叙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奥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

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為論

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荅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后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冲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
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早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時人互有譏訾思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隣何爾魯之甚乎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造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早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常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辱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朞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

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叔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皆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

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廣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爲凡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

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

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荆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户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晉漢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曰見

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然求通即通比之於理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

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才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

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於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

率爾與左右微服遊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稺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

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厥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

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二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

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彦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彦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髙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别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刄胡奴陶範别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温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伏滔在温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温温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温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

戓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遥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

尉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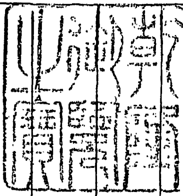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興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推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於以誄之是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荆州二刺史於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

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藴明公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劉　瑁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

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賔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黄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當并誅魏略曰淩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遥謂太傅曰卿宜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决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

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輙追還若無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荆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馬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

亮冠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泰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千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于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泰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

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

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兒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淩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劒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

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千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

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呑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

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陳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勲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

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内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穉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穉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

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乃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

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絶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絶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内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内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

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賛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内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内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簒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遐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

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緒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道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
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
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
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
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
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
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
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
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内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
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
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别之感無異生人
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
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
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没既上

岸充往開車後户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来儀會淺離别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頤兒愛恩從此别斷絶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懐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煗温也願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

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

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

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

帝使欲施行處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為實且從

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虨別見恢兒娶鄧

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

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疏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

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大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强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仗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

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説温嘗為東宫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来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宫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

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馬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白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横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耶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耶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劒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

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

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荆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

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厀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

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冠方强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慚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鬬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

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閘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

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頠以剛直見踈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陶範

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

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

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摴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

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大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淩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

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黄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

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

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
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

太平引於今絶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泰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賔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泰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泰初顔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

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閒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世祖患之乃發

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

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闘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一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兾

其有客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

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

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

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黜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

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為參軍不掌記

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

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

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晏別傳曰晏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晏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

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三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

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

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為鳳鶵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

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為温所誅會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

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説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温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温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

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

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温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

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黙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鋭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

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

恥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内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温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

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踈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踈之足以為束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𪫺賦諸文文甚俳諢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来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荆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乗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之賔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士虚心

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泰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

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

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狄虜欻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

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

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傭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且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襟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

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其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

克當相用為荆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敦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

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

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荅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榦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賁友見譏況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覯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

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

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荊

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
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
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
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算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
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
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為

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
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
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
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
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
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
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

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于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

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

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録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任光禄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来拜墓恭父藴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别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

置郡于鄧陰是時脩十餘歲胡之每出嘗于籬中見而
異焉謂脩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脩長又
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脩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户宜資令學問脩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荆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脩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脩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

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陜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歴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黄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為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為荆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與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于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

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莞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

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

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

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 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侍郎山濤舉爲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

事曰吏部郎史曜山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絶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守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

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絶難乗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乗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乗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

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馬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湛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

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閒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魏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着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舒容範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官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兖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閒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黄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来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裵徊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令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閑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

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楊烏之儔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

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漢

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于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

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

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埶傾動一府敦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廪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

彊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㴞大才邈清才也

乾隆御覽之寶

世説新語卷中之上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劉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疏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漠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偫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弟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令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從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

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禄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

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荀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温元甫晉諸公贊曰温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裴叔則俱

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

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嵩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忼慨以中原為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為逖母墓

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

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删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周侯於荆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為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

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著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

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

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卞望之之峯距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

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名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曽祖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遺名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

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澹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藴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導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歎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巳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遙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叙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

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開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

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小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年成帝納乂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豐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

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强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尹

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濛子脩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為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巳之府奧早巳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所應有乃不必有人所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虨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傑沈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

孫興公目之曰沈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

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

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擇子也少有令名仕至潯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

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

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苦謂窮人以辭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耀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

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

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勲擅彊西陜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

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令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

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别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遏黄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

令遣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馬

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懐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年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懐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賔阿源有徳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賔郄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賔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産琅邪人僕射彪之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脩載琅邪人荆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惔神穎夙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賔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

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荅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虨及弟淳從濯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稚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仃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冑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

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冑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早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我我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

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厀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厀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荅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

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鄀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

竟夕

范豫章謂王荆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羡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

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説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悦之間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勠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悦具言之悦每欲間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搆己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

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疏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叔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糺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沈書

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並會閶門與士元言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爲大司馬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

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

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
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
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
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
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
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
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
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
度時人服
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

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問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又

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
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
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
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
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
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
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為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彪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

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益世然聞義不惑當世涖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絃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為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為人通亮清識為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同起義隆應檄稽留為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為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敳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敳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曽無異色若斯微狠豈憚於周顗乎見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

王敦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騑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王丞相嘗謂騑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

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虞光禄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

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嶷然以

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中

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彦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

王敦王衍王夷甫為四友令故荅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

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

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荅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謡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潁曰敞時論以潁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潁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

王荅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治故也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猖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三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温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温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巳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

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

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

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紞間己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多謂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

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隸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昔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温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

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温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温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

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荅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嚴中興書曰嚴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嚴有才學歷山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

（也司馬相如傳曰閒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

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攺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别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虚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叙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别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為豫州氐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潁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

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祐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苟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

人劉氏譜曰奭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奭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苟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

也石崇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濵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懐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司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啟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

傳曰敳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弈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

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

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荅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祭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懍懍恒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愨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

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宗木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士賢

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爲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

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絶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

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恢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郄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

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卭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

成都後居貧至臨卭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㡓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荅曰道季誠復鈔撮清

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賔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

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從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荅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

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

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内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躭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暮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

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愼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

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㠯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宫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

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于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

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晩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東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闓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

見闕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縁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為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

郎將至吳密勑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

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荅長史江虨曰願明公為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

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竝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

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别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兹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

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秋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叙直歎其竒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

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荅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

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

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敎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别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椑楯

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名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顔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郄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郄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奬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温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

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

箸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内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鰾亦隨母在宫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𦶟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

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荅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荅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荅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

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

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

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搥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

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

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稺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巳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稺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豊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内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温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

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荆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狄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戍眾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

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祖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鵞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鶃鶃為哉後母殺鵞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荆州刺史贈司空小

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隷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没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

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

巳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

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乾隆御覽之寶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朱錫彤

#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畧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黄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不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穨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畧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别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

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黄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耶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别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

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頳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省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

胥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胥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别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閒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别傳曰玠在

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杖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於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

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下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晏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惟丘壑獨存

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

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温為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胙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

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畧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禄共詣林

公既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

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

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

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惟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

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耶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弾糾氏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絶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没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刼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耶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

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

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

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彦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勲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

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頴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

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甍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

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竟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文彪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

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大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虗也寘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藴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

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慼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温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於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人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卧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

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僕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

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之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

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蔵収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厀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

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㗀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
常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
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
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
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
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
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
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
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
言皆胷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
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荅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没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絶康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絶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景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躄疾不能

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

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山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

存肥遯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跡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遯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荊

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閒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

謂人曰惟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説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

凡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孫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孫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耶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於豫章以清潔自立

郄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郄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瓔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數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懽

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説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匈奴之俗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

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譖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

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説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妒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

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佚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没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

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曰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

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

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畧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

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録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

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

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耶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

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年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否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

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

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卽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強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

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黄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

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内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冑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於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名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賛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簒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

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

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戸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是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

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一作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

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

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録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彦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號女幼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温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温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

傳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沉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

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彦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為是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轂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壚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

悶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温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簒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

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

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畧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賛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

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朂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録曰羊祜工騎乗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於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乗一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

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

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塚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於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曰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

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

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脊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傳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叙曰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

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叙録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勖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勖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勖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絶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絶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

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強力忍詬不知其他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沉於廬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極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

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

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於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

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録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寃句人祖嵎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於時風譽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賛曰何曾字頴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悕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敎文王曰嗣宗毀頓如

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為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将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

內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

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幝衣諸君何為入吾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隣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幝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挂犢鼻幝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

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

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

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别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極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幾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啟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

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為荆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

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

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乃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輙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麯糵事羣已

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僚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

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衛永已見

蘓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覔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覔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蘓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

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儁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

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巳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凡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謝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躭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躭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躭躭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躭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耶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旁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摴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躭躭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釆卿但大喚即

脫其裒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呼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禄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嗜酒至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却還（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荆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荆州

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住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郄雍州中興書曰郄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毾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郄出見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郄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半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

太早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鄉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

費見與甚有舊請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祭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

晉陽秋曰友字他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温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禄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席起别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

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説甍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别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絶今云挽歌

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頻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

過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横至千户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宫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耶

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横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

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鄙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

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

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

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慟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却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

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輙經日自號上頓世喭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衞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倡義使喻三吳廞居喪拔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廞敗不知所在

##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惟王祥長揖不拜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

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惟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豫一杯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

以鷄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
將軍凡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譛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
悌東平人冀州刺
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
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
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
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
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
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
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
兒共語戲良久則
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愼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荆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衍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荆州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内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凉衣拘閡樹枝便復

脫去得鸛子還下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荆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惟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

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着白綸巾

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别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説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説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

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温故為超敬愔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叅軍

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周世俊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別駕喚恪

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遥遥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遥遥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

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曽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温顒

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騎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尩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妙夫
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顥潁川荀景
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
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
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
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
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
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
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
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
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
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幗旨味
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閭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
悔子厭我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
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

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實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植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淩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瀺灂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誨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

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尩陋希言語或淹伊多恣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

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
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
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
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
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
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
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
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

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為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答曰枝條

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厀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

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統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璪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

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

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麟止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窨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

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

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

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將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菀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

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别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别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兖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

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郄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郄曇王修己見

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寛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玁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説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卒）嘉賓

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髠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

曰箴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説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

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眉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名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令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賔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賔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

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

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

頗亦驗

謝遏夏月甞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黒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髙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况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

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

（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序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註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

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

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竪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

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愼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眉叔王澄也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黄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

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嚳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工治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令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

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

遥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違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黄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謝歆金昌亭詩叙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内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

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别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豘虎犢還其所如虎豘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黄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禄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

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髙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髙平人黄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

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𧤗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言此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學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

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歘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

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令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絶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尫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絶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恰緰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

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

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皋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

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

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冠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

而出有絶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

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劒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跱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

猜悍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憩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

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姧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誤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名峻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鼂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

起同坐坐定庚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

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

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

不箝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濵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

語云為我致意慇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

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别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

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一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

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苻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

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容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貿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

顧容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决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

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摇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宣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遷東陽太守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甞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賛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

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宜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

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

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

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覊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顔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

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録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襬一作䙰

王君夫以粭精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僑制鴆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

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鵂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絶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馭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賛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令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

耕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頸寧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寧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疎肋難齡齡龍頭突口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

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絶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黄枝柯交錯高

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

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與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

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性情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

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摴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荆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為荆州鎮上時民忽歌黄曇曲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士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荆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

如甚以為忿廼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内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悦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

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他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傅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

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埀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名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

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携貳豈有仲堪徼閒而成離隟

##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伐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

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之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

一不拜而遂為妄媵者乎
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潁討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别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黄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潁潁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潁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

晉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内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烟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若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

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説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

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叅軍有於敦坐㩦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絶裾而去温氏譜曰嶠父襜娶清河崔叅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遁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

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衆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後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令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

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胱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豫

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

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

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苻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二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嫺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令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懋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

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荅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蟚蜞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

蝟即爾雅所謂蝟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

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令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觧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鬭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煗䱥魚蝦鮺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廞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熈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名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

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熈娶甄會女紹死熈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熈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容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熈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

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

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慇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慇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工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

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

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益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隟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

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朞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輿琨善聞就愷宿知當

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鈆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

無忌兄弟皆稺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於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甍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遐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録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

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為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别而去羲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

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

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恒沖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